



讀呂氏春秋

明方孝孺撰

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爲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爲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卽飲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



不常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  
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常已徙蜀安  
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爲相時  
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不常以大賈  
乘勢市竒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  
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  
於後世况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

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  
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  
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  
爵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  
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僨敗亡國  
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  
去聖人稍遠論道德皆本黃老書出

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  
穀共生爲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  
與齊桓伐魯魯請比關內侯皆非其  
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  
肅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  
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  
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爲俗主

致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  
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  
則秦法猶寬也

呂氏春秋叙

呂氏春秋一曰呂覽故秦相國文信侯不韋與其客所著書也當書成而不韋縣之咸陽市肆曰疇有能損益一字者予千金而竟莫能一字損益也其書頗行重梓之而問叙于余余讀之未嘗不掩卷三歎也穆州之次

立言於品三而操觚之士若為之小  
屈然子相以雄豪創起鼎革間顧歆  
然不自挾其有而以經世大業不朽  
盛事舉而屬之文章彼誠有以見之  
也不韋者一賈人子耳搽子母之術  
以間行於秦而得志焉舉秦之國於  
股掌間挾其勁東向而瓜剖天下位

相國號仲父爵通侯十萬戶彼豈有  
所不足哉而顧孜孜焉思成一家言  
以與諸儒生角而割後世名此猶未  
也不韋固莊生所不道莊生之識至  
欲齊死生平物我舉一切有為之跡  
而空之乃亦孜孜焉而務欲成一家  
言度其於辭不工不止故夫古之稱

立言者未有不為名使者也且以不  
韋之詭譎狙好豈其果與聞於道而  
其客六務相尚為權竒錯廁於鷄鳴  
狗盜之雄雖聞採聖賢之長辭以文  
之即中疲一靜思驗其言於所為之  
跡有不洩忍汗浹者耶惟其機心之  
發觸而為機言覈削之於申韓辨巧

之於儀秦有不知其所以合者則固  
其怕也且也不韋之所為千金者再  
身一用之而齟齬秦王割其國柄再  
用之而齟齬一世之士而割其名雖  
得之而俛失之雖失之而終微得之  
不韋固賈人子要亦其雄哉宋子徐  
子與其儕二三子俱能文章嗜古若

渴慕先聖不以人廢言之義而梓行  
之所謂芙蓉發於淤泥采之而已置  
淤泥勿問可也

瑯琊王世貞撰

呂氏春秋引

史稱呂氏春秋成而不韋知之  
國門曰增易一字予千金而  
當時竟至增易一字也迺後  
人不察有謂惜不及其時拾  
千金者噫賈人子欺人哉



彼其希心奇貨因而讐言太子  
朕祖龍兮稱仲父咸陽市  
人疇不可目然且憚至法  
無引收非其又疇引眦睨  
殊福而蒙冒斧鑕力蓋不  
韋明朕國中莫引淫何而

姑席以為易翁先駢云爾  
不者即繁千乘十百其室  
之儗咸易市人而寧嗟曰若  
此雖然不韋羅致賓客使  
人人著而少彙而年篇為  
閱其而次十二紀八覽六論

諸篇憲引古為鑒是非不  
大謬於聖人迄今搯觚家  
手是編而讀之者皆亟稱  
曰呂氏呂氏夫不韋以國為  
利竟離族滅孰與夫藉賓  
客古顯名後世者之為利

乎愚以為奇貨在此不在彼  
也而况乎不為不韋者哉無  
怪乎士之日驚一思成一家  
言之者

萬曆己丑秋日望與凌稚

隆以棟父志



伍濠初書

呂氏春秋序

漢河東高誘撰

呂不韋者濮陽人也爲陽翟之富賈家累千金  
秦昭襄王者孝公之曾孫惠文王之孫武烈王  
之子也太子死以庶子安國君柱爲太子柱有  
子二十餘人所幸妃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  
無子安國君庶子名楚其母曰夏姬不甚得幸  
令楚質於趙而不能顧質數東攻趙趙不禮楚  
時不韋賈於邯鄲見之曰此奇貨也不可失乃  
見楚曰吾能大子之門楚曰何不大君之門乃

大吾之門耶不常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大  
而大之楚默幸之不常曰昭襄王老矣而安國  
君爲太子竊聞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  
華陽夫人耳請以千金爲子西行事安國君令  
立子爲適嗣不常乃以寶玩珍物獻華陽夫人  
因言楚之賢以夫人爲天母日夜涕泣思夫人  
與太子夫人大喜言於安國君於是立楚爲適  
嗣華陽夫人以爲已子使不常傳之不常取邯  
鄲姬已有身楚見說之遂獻其姬至楚所生男

名之曰正楚立之爲夫人暨昭襄王薨太子安  
國君立華陽夫人爲后楚爲太子安國君立一  
年薨謚爲孝文王太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  
常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  
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爲秦始皇帝尊  
不常爲相國號稱仲父不常乃集儒書使著其  
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  
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爲呂氏春秋暴之咸陽  
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時

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爲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  
國畏其勢耳然此書所尚以道德爲標的以無  
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  
軻孫卿淮南楊雄相表裏也是以著在錄略誘  
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尋  
繹案省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  
意改定猶慮傳義失其本真少能詳之故復依  
先師舊訓輒乃爲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  
七萬三千五十四言若有紕繆不經後之君子

鑿而裁之比其義焉

呂氏春秋跋

周之季以言豎不朽者亡慮數十百家而呂氏特著呂氏一賈人子而能出奇羸之緒業與管高諸人並踞千秋之席非唯狡獪使然抑其理與其辭信足觀也渭南以一代妙手晤作者於千載之上煥若披面而呂氏之精神始出但詎畚相仍朱黃失序讐校之下良用缺然偶從諸大父遺篋中窺其所藏呂氏批本余得受而讀

之蓋將萃諸子之長以備一家言而未獲既其志茲猶鼎之一鬻也夫前人所無弗敢益前人所有弗敢掩凡以述其意而止以是廣之四方也其可乎

萬曆庚申中秋日西吳凌毓柎謹跋



呂氏春秋總目

十二紀

孟春紀

仲春紀

季春紀

孟夏紀

仲夏紀

季夏紀

孟秋紀

仲秋紀

季秋紀

孟冬紀

仲冬紀

季冬紀

凡六十一篇



八覽

有始覽

孝行覽

慎大覽

先識覽

審分覽

審應覽

雜俗覽

恃君覽

凡六十三篇

六論

開春論

慎行論

貴直論

不苟論

似順論

士容論

凡三十六篇

右呂氏春秋摠二十六卷凡百六十篇餘杭鏤本亾三十篇而脫句漏字合三萬餘言此本傳之于東牟王氏今四明使君元豐初奉詔修書於資善堂取大清樓所藏本校定元祐壬申余卧疾京師喜得此書每藥艾之間手校之自秋涉冬朱黃始就即為一客挾之而公後三年見歸而頗有欲得色余亦心許之得官江夏因募



筆工錄之竟以手校本寄欲得者云鏡湖遺老  
記

按宋史陸游字務觀居鏡湖仕至文華閣待制  
封渭南伯孝宗朝南臺劾其恃酒頽放因自號  
曰放翁又曰遺老嘗問松源嶽禪師云心傳之  
學可得聞乎師曰既是心傳豈從聞得公卽領  
解呈偈曰幾度驅車入帝京逢僧一例眼雙青  
今朝始覺禪家別說有談空要眼聽

見宋史又見洪喜志

呂氏春秋

第一卷

孟春紀

凡五篇

孟春

本生

重已

貴公

去私

孟春營室候東  
風命相司天穀  
布農樂工習舞  
明祀典禁毋伐  
覆與稱戎  
春秋首云春王  
正月以其為一  
歲冠四時也乃  
其尊王之意此  
首曰孟春者亦  
微春秋意也故  
其說為最詳  
東方甲乙木其  
色青故其本服

呂氏春秋卷一

孟春紀

正月紀



宋鏡湖遺老陸游評  
明天目逸史凌稚隆批

一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  
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  
太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  
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候鴈北。天子  
居青陽左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  
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以立春。先

亦各造其數也

民以食為天而  
益春其萬物之  
所生王者重之  
重民生也

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無有不當。廼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忒。無失經紀。以初為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于保介之御間。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

本于周禮參用  
最精確

諸侯大夫九推。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繁動。王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禁止伐木。無覆巢。無殺孩蟲胎犬。飛鳥。無麇無卵。無聚大眾。無置城郭。揜骼霾髑。是月也。不可以稱兵。

用兵肅殺之威  
屬于秋也。用之

于春乃金尅木  
象也自取缺耳

此巳火之氣所

此申金之氣所

傷

此亥水之氣所

淫

次紀正月亦春

秋夏時尅周月

意也首原順時

著性之本復言

天和神全之道

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從我始。無變  
天之道，無絕地之理，無亂人之紀。孟春行夏令，  
則風雨不時，草木旱稿，國乃有恐。行秋令，則民  
大疫，疾風暴雨數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  
水潦為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

本生

二曰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  
所生，而勿撓之，謂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為  
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

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為立之矣。  
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  
則亦失所為修之矣。夫水之性清，土者相之，故  
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相之，故不得壽。物也者，  
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  
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不知輕重，則重者為  
輕輕者為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為君  
悖，以此為臣亂，以此為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  
幸必亡。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

聲色臭味氣質  
之性乃為伐性  
之物故此詳論  
之

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  
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  
則使人瘖。必弗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  
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  
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  
幸而得之。則遁焉。遁焉。性惡得不傷。萬人操弓  
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  
無不傷。以便一生。生無不長。故聖人之制萬物  
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矣。

此言天全神和  
之妙精之所能  
潛天而天。潛地  
而地。可上可下  
不驕不憚。德行  
升降無所虧闕  
故曰德全

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  
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得。精通乎天地。  
神覆乎宇宙。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若天  
地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憚。此之  
謂全德之人。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為患。不如  
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出則以  
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麗之機。肥肉  
厚酒。務以相疆。命之曰爛。陽之食。靡鼻皓齒。鄭  
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賢

照應警策

此篇首論有道者貴慎于愛已。因及不慎之害。復翻出順達二字。慨世人皆逆其生而使之不順。由欲者汨之。遂以醒人達欲。終論為適即節。

也。蓋性亦所以適欲也。揔不出一慎字。

聾師無目。枕子以糠。愛迷于目。非利之也。聾者不聞雷之聲。反徐步窺兇于堂。喻人之大惑。弗知慎者。極懇切逼真。

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主◎意◎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為其實也。則此論之不可不察也。

重已

三曰。僂至巧也。人不愛僂之指。而愛已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已之一。蒼壁小璣。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惜大事此論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

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開○鍵○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不

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直○論○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於堂。有殊弗知慎者。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不可。未始有別也。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太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以此

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夫死殃殘

一轉說到人主  
尤見風雲變態  
之妙

亡。非自至也。惑召之也。壽長至常亦然。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則其至不可禁矣。此論不可不熟。使鳥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勳。而牛不可行。途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捲。而牛恣所以之。順也。世之人主貴人。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而日逾其生。欲之何益。凡生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廢。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為高臺。味

焯讀曰宜  
鞞讀曰憇

不衆珍。衣不焯熱。焯熱則理寒。理寒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克。胃克則中大鞞。中大鞞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昔先聖王之為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其為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濕而已矣。其為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其為飲食醢醴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其為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

收只二句極警  
策令人極省

語云潔矩平天下之要道推已及人而公心也此一篇之大意

貴公

四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眾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

仲尼以天下為公。故曰去荊老子以虛無為宗。故曰去人

而勿利也。荊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予。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潰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



穆收上意而新  
其當公極凱切

人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鮑叔牙之為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巳若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勿巳。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為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巳若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勿巳乎。則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鬪。大兵不寇。桓公行公去私。

歸讀曰勅

惡用管子而為五霸長。行私阿所愛。用豎刁而蟲出於戶。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日醉而飾服。私利而立公。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為。

去私

五日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一作為。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黃帝言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

堯舜不與子而  
與賢祁黃羊忘

仇而舉善忘親  
而舉子心至公  
也故首援引以  
証之

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晉平公問於祁黃  
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祁黃羊對曰。解  
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  
問臣之讐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  
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為  
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  
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  
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  
避讐。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墨者有鉅

鉅子奉法而殺  
其子非惡也志  
無私也後人以  
惡心害恩讓之  
不知其法之輕  
重耳殺人之法  
鉅子焉得而廢  
之

王者無私以公  
天下伯者假無

子腹蘗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  
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  
此聽寡人也。腹蘗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  
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  
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弗誅。腹蘗  
不可其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予  
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為庖。若使庖人調  
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為庖矣。王霸之君亦然。誅

私以濟其公故  
未揔收之以公  
以應起語

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爲王。霸若  
使王霸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爲王。霸  
矣。

呂氏春秋

第二卷

仲春紀 凡五篇

仲春

貴生

情欲

當染

功名

一作由道

夾鍾雨水安元  
有玄鳥雷分度  
量同修閤竭川  
冰薦寢上丁釋  
采不一庸

萬物得陽而生  
得陰而長故二  
陰之月正物長  
養之府也  
是月屬甲乙納  
音木其色青故

呂氏春秋卷二

仲春紀

二月紀

一曰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  
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  
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  
雨水。桃李華。蒼庚鳴。鷹化爲鳩。天子居青陽太  
廟。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  
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

車旂服色尚青也

仲春月記于高  
禘古禮也乃人  
君調燮陰陽之  
義非為祈嗣行  
也

孤擇元日。命人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開戶始出。先雷三日。奮鐸以令于兆民曰。雷且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桶。正權槩。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必備。毋作大事。以妨農功。是月也。無竭

川澤。無漉陂池。無焚山林。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入舞舍采。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親往視之。中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燠氣早來。蟲螟為害。

貴生

二曰。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夫耳目鼻口。生

此酉金之氣。亦傷。此子水之氣。亦淫。此午火之氣。亦泄。

子州及父王子  
搜顏闔皆不以  
富貴害其生得  
貴生之要術也  
此說本之于老  
子

之後也。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  
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  
則弗爲。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  
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必有所制。此貴生之  
術也。堯以天下讓於子州友父。子州友父對曰。  
以我爲天子。猶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  
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  
其生。又况於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  
可以託天下。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

王子搜淮南子  
云越王翳也

三段援引自天  
下而有國而家  
文勢頓挫聯絡  
有法得左氏之  
精神者

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  
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輿。王  
子搜援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  
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  
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  
欲得而爲君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  
以幣先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  
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  
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

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由主○意○重生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貴富驕得道之人。其不相知。豈不悲哉。故曰道之貞以持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關○鎖○身養生之道也。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徇物。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爲也。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有人於此。以隨侯之

以一句收煞極有力且員轉周匝

六欲生死耳目口鼻也

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關○鎖○要輕也。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子華子曰。全生爲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爲下。故所謂尊生者。全生之謂。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虧生則於其尊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也。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於不義。故不義迫生也。而迫生非獨不義

呂氏每一立論  
間多于末句終  
見主意昔人謂  
惟過秦論則然  
政不知其祖子  
呂氏

老子云絕欲寂  
滅之說也聖賢  
之道寡欲而已

全篇以節其欲  
為貴生之道深  
得聖賢之旨

貴不可得之物  
寶難得之貨此  
之謂欲規求無  
足不可紀極不  
可盈歎此之謂  
求出生入死故  
曰大失生本

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故雷則掩耳。電則掩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惡。而必不得免。不若無有所以知。無有所以知者。死之謂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謂也。嗜酒者。非敗酒之謂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

情欲

三曰。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情。情有節。聖人修節以止欲。故不過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

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貴賤愚智賢不肖。欲之若一。雖神農黃帝其與桀紂同。聖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由貴生動則得其情矣。不由貴生動則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俗主虧情。故每動為亡敗。耳不可瞻。目不可厭。口不可滿。身盡府種。筋骨沈滯。血脈壅塞。九竅寥寥。曲失其宜。雖有彭祖。猶不能為也。其於物也。不可得之為欲。不可足之為求。大失生本。民人怨謗。又樹大讐。意氣易動。蹻然



不固。矜勢好智。胸中欺詐。德義之緩。邪利之急。身以困窮。雖後悔之。尚將奚及。巧佞之近。端直之遠。國家大危。悔前之過。猶不可反。聞言而驚。不得所由。百病怒起。亂難時至。以此君人。爲身大憂。耳不樂聲。目不樂色。口不甘味。與死無擇。古人得道者。生以壽長。聲色滋味。能久樂之。奚故論早定也。論早定。則知早。早。則知早。早。則精不竭。秋早寒。則冬必煖矣。春多雨。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兩。而况於人。類乎。人之與天地也。同萬

譬喻精當最切  
于人情

前譬養生後證  
勞生

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也。尊酌者衆。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又損其生。以資天下之人。而終不自知。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視。口不可以食。

酌字妙

胸中大擾。妄言想見。臨死之上。顛倒驚懼。不知所爲。用心如此。豈不悲哉。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孫叔敖之遇荆莊王爲幸。自有道者論之。則不

此亦就勞生上  
權說如此非理  
之正

全篇歷數帝王  
至列國之君得  
賢臣而興用匪  
人而敗先以老  
子之言引起下  
詳言之

以染字點綴喚  
醒題目中引自  
古所染當與所  
染不當者分四  
段結應對待嚴  
整

然此荆國之幸。荆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  
歡樂無遺。盡傳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孫  
叔敖。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為故。故使  
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

### 當染

四曰。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  
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爲  
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紗也。國亦  
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

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  
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舉  
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牟  
辛岐。踵戎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周厲王染於虢  
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此四  
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僂。舉天下  
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公染於管仲。  
鮑叔。晉文公染於咎犯。郤偃。荆莊王染於孫叔  
敖。沈尹蒸。吳王闔廬染於伍員。文之儀。越王句

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張柳朔。王生中行寅染於黃藉。秦高疆。吳王夫差染於王孫雄。太宰嚭。智伯瑤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樞長。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禋。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皆殘亡。身或死辱。宗廟不血食。絕其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可羞。人必稱此六君者。凡為君非為君而因榮也。非為君而因安也。以為行理也。行理生於當染。

轉一拓勢如游龍

故古之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官事。得其經也。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耳目。國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則所染不當。所染不當。理奚由至。六君者是已。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所染不當也。存亡故不獨是也。帝王亦然。非獨國有染也。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

呂氏之學宗于  
老墨故屢稱之

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從屬  
彌眾。弟子彌豐。克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  
有愛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乏絕。子貢子夏曾  
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  
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  
禽滑釐。田繫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  
下者眾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

功名一作由道

五曰。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猶表之與影。若

通篇俱用借喻  
形容總以一二  
語點出正意

四喻長短參差  
不齊而意自足  
又以正意一句  
入之為五可謂  
奇觀

呼之與響。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  
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善為君者。蠻夷  
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厚也。水泉深。則魚鱉  
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  
人主賢。則豪傑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  
其所以歸。疆令之笑不樂。疆令之哭不悲。疆令  
之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缶醯黃。蚶  
聚之。有酸。徒水則必不可。以狸致鼠。以冰致蠅。  
雖工不能。以茹魚去蠅。蠅愈至。不可禁。以致之。

桀紂尚詞反意  
正以是上四喻  
章法精奇

之○道○去○之○也○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罰○雖○重○  
刑○雖○嚴○何○益○大○寒○既○至○民○燠○是○利○大○熱○在○上○民○  
清○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聚○無○之○去○欲○爲○天○  
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  
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欲○爲○天○子○所○以○示○民○  
不○可○不○異○也○行○不○異○亂○雖○信○令○民○猶○無○走○民○無○  
走○則○王○者○廢○矣○暴○君○幸○矣○民○絕○望○矣○故○當○今○之○  
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有○賢○主○不○可○而○  
不○此○事○賢○不○肖○不○可○以○不○相○分○若○命○之○不○可○易○

若美惡之不可移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能  
盡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賢名之關龍逢王子  
比干能以要領之死爭其上之過而不能與之  
賢名名固前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



